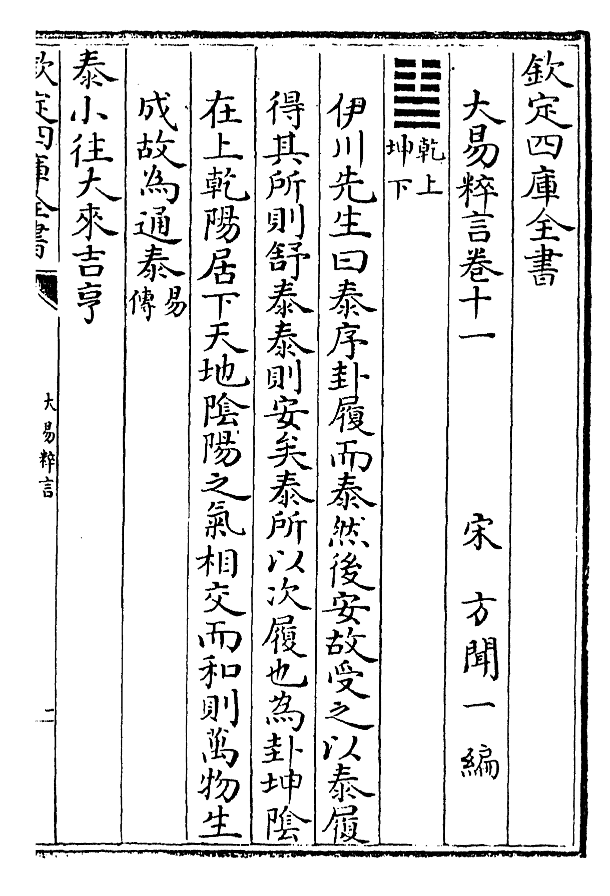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上 坤下

伊川先生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泰 易傳

泰小往大來吉亨

伊川先生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一作居於外也來來居於内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於内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污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易傳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一无之字）道長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往自内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為内主陽无自而至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内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絪緼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同内陽而外陰

以二體言也内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為泰而吉亨義盡於此矣易傳

兼山郭氏曰凡陽稱大陰稱小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陽來而變陰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陽進而陰順故上下交夫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勲成凡

賦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无不泰也泰者主人道而言是以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泰小大云者乾為大坤為小陽為大陰為小君上為大臣下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總衆類而言之故特曰大小也三陰升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小往大來陽來故吉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以泰天下者也

内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内健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天下國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易說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

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易傳○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

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耕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間而已唐棣所編

廣平游氏曰財成天地之道猶言燮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羲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燮理則

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

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氣交通成和泰之象也先王財成輔相體此道而已苟无是道雖有周公之法不行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復陰上而陽下陰往而陽來亦可以謂之交乎不可也復陽來而未中也臨四陰已用二陽當來亦可以謂之交乎未可也臨陽進而未壯也至於泰則上下中而陰陽分小者往而大者來是以

謂之交也蓋天施復於子地化紐於丑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修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也凡君道者當法之也今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天之道也然而不能无過與不及之差天人之交勝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財成之有道也凡物春生之夏長

之秋成之冬藏之天地之宜也然而不能无有餘不足之異人事之不齊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東作西成之有序輔相之有政也至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君臣父子天下謂之達道莫不有仁有勇天下謂之達德良知良能皆出於人之性也其或有入於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其或知中庸之道而莫知可能蓋左右之无術也若乃聖王在上則左之右之俾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之有方也然而三者之

序亦何施而可乎蓋上治之道有出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可得而言之其有見於成法者如洪範之五行應之以五事而休咎之徵若合符節是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有不可勝言者也其下治之道則至於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化不可勝紀其有見於政事者若虞夏之九功洪範之八政山林有時藪澤有禁則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至於九叙唯歌有不可勝陳者也在民則天命之謂性我則使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謂率性之謂道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修道之謂教我則建用皇極而納之於大中及其至也嚮之者惠以五福違之者威以六極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用此道也嗚呼是三者非泰之時則不能行泰之時非內健外順之君則不可致君以是而君臨相以是而脩輔故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有意於此乎易說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化育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有復姤然後有臨遯有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為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物之宜為之播殖収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易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旣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彚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

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彚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亦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

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彚征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彚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易說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

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寛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

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

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産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

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易說

舜文之大不是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棄也棄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

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

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如是況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之泰誓宜无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

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

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文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而泰之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有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者也六五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易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

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禄食有福益也禄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

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易說

龜山楊氏曰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為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為臣之不易世方无虞

上下荒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正固以守之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

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為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為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為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

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為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有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戒告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陰在下之物而上行皆失實也故不富然翩翩相從而下復者能不富以其鄰者也蓋陰陽之往復天地之義理之必至也四居天地之際求復之時也其相從而下非為利也出於中心之願故不俟告戒而其誠已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盍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為實陰道常乏而為虛之而從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

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隣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當主坤言與謙同易說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先生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

制為一作其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元吉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橫渠先生曰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為大義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順而履中忘勢而下交有帝乙歸妹之象焉故能以祉元吉九三處一卦之中上下交際泰之盛時也盛極必反蓋天地之道理之必至也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泰之不可恃也易而不知戒則否將復矣故唯艱貞乃吉九三有剛健之才能艱貞者也六四處下卦之上盛極而過中矣蓋陂復之時也陰柔不中无濟時之才時運而往

則羣陰下復以為否理之必至也其孰能禦之六五履尊位為泰之主時之盛衰係乎人君而已而天下隨之以為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為辭與三四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於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具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為聖人參天地之卦

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五得黄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君也以祉者以祉天下也六五之志在於用柔今之下下行用柔之願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黄裳之道故歸妹黄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易說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伊川先生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

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无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為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為城隂上升之象城復于隍隂復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為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故曰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衆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居邑則雖正亦吝矣然泰之終也有剛健之才處之則顛而扶危而持猶可為也故曰吝而已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无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雖理之

所必然亦始終之戒也六五坤柔也九二乾健也柔順之君剛健之臣而有應焉皆中而未正也故有歸妹之辭焉以斯道也當斯時也所以為泰也有祉福之盛故五曰以祉元吉二曰得尚于中行也禮云君佩倚則臣佩垂君佩垂則臣佩委若泰之甚无以復如惟歸妹則可矣堯降二女亦由此道非知進退存亡之君其孰能與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于隍方是時也

紀綱法度頹毀將絶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師以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不通不過於告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益可鄙也且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强不唱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以有立也城反於隍君道圮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於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

有持守之道故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一

大易粹言卷十二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為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

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道詘身而行道者有之矣小人則事事至於詘道而信身亦敢為也況乎天地不交否非惟敢詘道而信身又將惡直醜正恊比讒言以陷人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故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然有貴戚之卿異姓之卿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疏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

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楚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易說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

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隂來也小人道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並易傳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隂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

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易傳○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之不生无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唐棣所編

橫渠先生曰葢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它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易說

廣平游氏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憤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一有則字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羣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與此以顏子之賢遊於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爲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有

國家（一无家字）之道君臣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貞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方上下不交之時而君子之貞足以通天下之志豈小人之利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古語曰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乃知天人之道率與時會故曰否之匪人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二者天之革命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天之革命也然則一則為揖遜一則為干戈是之謂天人之合也故否之匪人舉其大者言之耳是以天地不交在時則否塞而成冬在道不通而成否生生之道絕凡泰之所宜舉與此相反矣

易之辭舉天地為萬物言也舉上下為人道言也至於天下无邦人道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絶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絶者存為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於固守己道蓋不利於固禄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禄而初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泰

之道也天下所以為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絶謂之无邦可也此之謂匪人矣匪人猶曰无道也易說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伊川先生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方小人不利君子貞之時惟約己自晦乃可以辟難也易說○當儉德辟難之時而榮以禄非枉道從之其可得乎是足恥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象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其殺禮也如此況儉德辟難之時乎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无道富且貴焉恥也況否之時榮以禄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故君子得以為君子小人不肯為小人君子則事道屈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為也況否之時小人非惟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疎且遠者

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雍曰禮言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凶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也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為恥況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患亦多乎君子雖

未嘗有意於害小人而小人嘗忍於害君子何哉蓋方泰之時君子彙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於其間不過遠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為害已者必欲窮其陷害務快私忿誅絕之而後已爲之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正人未為无罪然小人忍於誅戮一至是耶易說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先生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

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一作否）之道象

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易說

龜山楊氏曰泰之三陽否之三陰皆有應於上故皆有拔茅連茹之象居否之初雖上下不交而否猶未

極也世雖否矣君子蓋未嘗一日忘天下而忘不在君也上有悔禍顧治之誠心則亦如拔茅連茹而出矣孔子當衰周之際佛肸以中牟叛召之猶欲往焉夫豈為利哉志在君故也然而卒不往者要之不失正而已孟子千里而見王是其欲也不遇故去豈其所欲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又曰予豈舍王哉則其志可知矣此聖賢所以處否之道而吉亨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

江湖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
或引考槃之詩誤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髙則
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
志在君之意也雍曰君子當否之時有止无進固守
且吉而道不廢於自亨也亨如顔氏之樂是也卦彖
以內為小人而爻以初為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
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

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蓧之徒聖人无取焉易說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

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一无則字其道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易說

廣平游氏曰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忿而陷我矣不承三

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一作善字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已以遊人間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一无人字並立而使人化蓋嘗入獸不亂羣矣況於人羣乎故能處否而亨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羣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楊子以不離於羣為聖人蓋知不亂羣之說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

吉若予見南子是也其為言也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然非居中履正則堅白不足而磨涅之其磷淄必矣又何吉之有若夫居否之時揚己矜衆以自暴白昭昭如揭日月而行則其能不亂羣矣乎夫如是鮮不及矣此東漢之君子所以俱陷於黨錮也惟陳寔獨免其庶幾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然以隂居下當否之時

故有包有承有大人小人之象大人否亨非能亨否也處否而亨者也於此而不亂羣非大人孰能為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其於含容固有餘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蓋枉已屈道以承媚於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否亨否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獲罪於天无所禱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人之不能包承也如

此不亂羣者如鷹鸇鳥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易說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為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隂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恥茍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一作不自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為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隂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耻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非中正位不當也故包其羞若

子路慍見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以有為而輔休否之君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无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沉潜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易說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於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乾健之才上承九五剛健中正之君有可致之資居得致之位庶乎其可為也然否之為否以上下不交故也非上承下比一德以相與而能反否而有為无是道也四雖有可致之資而處上下不交之時未必相與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君命也有命而後可以濟時之否而疇類皆離

祉也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内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為也然而命不出於其君而下不應故與其疇類俱至於陷禍職此之由也後之處否者可不監之哉易説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剛健之才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臣有是命又非特无過而已其

疇類亦將附麗而獲福也湯之命見於湯誓也又曰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有命无咎之人伊尹是也武

王之命見於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獲仁人以遏亂

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也湯誓曰予其大賚

汝周書曰大賚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啇

周之民非伊吕則无休否之祉伊吕非湯武之命將

老死於莘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易說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

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亡為懼故能休其否○包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如竹叢蘆葦

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_{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剛健中正有休否之才而履尊位
大人之吉也否方休矣而安其位而忘其危保其存
而忘其亡有其治而忘其亂則三者隨至矣故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不忘亡則存乃可保也苞桑叢
生也繫于苞桑言存之固也唐之穆宗承童武恢復
之餘而蕭俛還獻太平銷兵之策而河朔復亂失此
之謂也_{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莊子曰休休焉則平易矣故休休有優游平易之意方否之將窮大者既往而九三猶得尊位大中以臨其下可以休否者也然否猶未傾三陰彙進不敢安而忘危治而忘亂雖優游平易之可存而恐懼怵惕之心未息也夫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為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此湯之休否

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為悠久无疆之道也聖人之意蓋亦深矣湯之書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仲虺又為之誥曰慎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當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於

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互見也易說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旣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

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而傾後喜也否泰之往復理之必至又何可長也然居否之終苟无剛健之才而欲傾否亦難矣上九有剛健之才者也與屯之上六不能亨屯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泰先否者乃所以為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

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二

大易粹言卷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離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

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隂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它卦固有一隂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易說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先生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

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旣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一作旣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一作合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

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易傳

白雲郭氏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於臨民為政處已接物凡有見於外者无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

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説一本於此然天无事於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於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无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於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己者小人也能同人

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易說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

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同人曰此三字羨文○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

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能與人同未足為正也○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别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故為同人之象卦惟一陰則一陰為之主柔得位而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為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為同人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曰野郊之外遠於邑者也于野則无暱比之私焉是以亨也蓋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術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總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焉寡矣唯君子為能先得人

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為同者也如是然後為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貞者如此苟在物一曲則非正也同之之道孰利於此乎自同人于野亨至此

兼山郭氏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正夫一者也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陰雖至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是以同人六二獨為五陽之所宗用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麗乎大明上應九五九五乾道也凡以人同人未有能同之者以人同天蓋不期于同而自同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則天道遠安得而同

之同其所无事也孔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凡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也充中正應乾之道則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為主故言彖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為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

所以同乾之行者无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易說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先生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惟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

大同者合異以為同也居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偽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價不二國中无偽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

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易說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同人之初不係於私應出門同人者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于宗則裕矣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毋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于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于窮途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於其初也易說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二係於正應同人于宗者也宗其親黨

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係于宗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於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彖之所論者卦之徳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易說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有二字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

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劫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陰衆陽宗之以為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據陰以陵上也居同人之時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已不能興戎以為敵也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遠之辭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甚矣九三之爻居下

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易說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茍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不一作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

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乘其墉者也九四剛健而不中正雖乘其墉義弗克矣然以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縮則困而反則矣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己者也説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

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間勢可攻也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爲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於小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者乎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

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觀漢帝駿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易說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

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一有正字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

隅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賛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强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與五應而為它間已直人曲望之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易説

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乘之而不得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夫五以乾健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師義直理勝故能克雖處尊位而暱係於私應不能通天下之志而大同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默之義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不言吉也易説

兼山郭氏曰九五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謂二人同心者也故以心同者未嘗不合以迹同者未嘗不睽古之為道者亦然故顏子以德禹以功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也況乎矜勢利尚詐力能得志於斯時乎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九三九四之所尚不能克二五之中正也明矣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也春秋之時征伐會盟徧于天下或兵車以摟其衆盟誓以要

其心然而口血未乾逡巡而去者皆是也獨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由是而終身不相侵伐彼約言而退較之載書歃血之心固不可論其重輕然於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庶幾矣雜卦曰同人親也九五有應于六二是以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上九无應于九三是以先笑而後號咷非特時之異也於爻亦有取之耳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亨矣而其

私在於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戎升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為三所閡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懽然而笑以此見其私於一人非大有為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其於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象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及至於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它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

有之君異矣易說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於无悔而已何也盖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為之位其自為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弘也故无悔者言自為也志未得也不能同天下之大也夫同

人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陰同陽以有為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三